珂雪齋集/卷二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珂雪齋集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五

全書終

卷二十五

◯答李夢白布政

《衡湘先生傳》曾有便羽抄寄，不知到否？弟刻近稿凡二十餘卷，今已近半，此傳亦在刻中矣。澹居過荊，傳尊兄一字。渠自尊兄處來，留連蘇雲浦處，即馳驛飛奔吳開府幕下矣，未到公安也。

弟近體中已安善，閉門讀書。眼見世上學道者專一說謊，殊不如田父野老之近情也。仁兄以為然否？近刻四卷寄覽，後成者當嗣致之。

◯答須水部

仁兄此番關政，寬大簡易，所捐以予商民者多矣。行裝蕭然，弟所深知，故刻敝集，弟口不言及者，不欲以此累清郎也。乃今分遺過厚，令弟心大不安矣。作得送行一律，聊以紀別，當書扇頭，今先錄呈。數日內，間有俚言，並求教，尚容詣別並謝。吳老公祖齒及，何衰如之。

○寄李當陽

玉泉住庵僧來，得聞老父母齒芬見及，麼麼袁生荷蒙世外賞識，何衰如之。舊愛玉泉之勝，治一蘭若，將效陶弘景華陽洞天故事，而抱扃一載，遂與堆藍睽隔。慈台竹箭才名，煙雲氣骨，雖函牛之鼎，不當以烹雞鶩，而藏出世於治世，亦孰非修行徑路耶？時方送兒輩考校，稍閑即走山中，快譚十日，以罄積衷也。

度門老僧，乘戒兼修，年已七十餘，與愚兄弟為法門至契。今得在部下，萬望推不肖之愛大盼睞之，則感入骨矣。拙稿二冊求教，尚有新刻未完，統容嗣致。臨楮無任惓惓。

○寄雲浦

居公安，親戚輩爭訟，數數來訴，故逃之天皇寺中，頗覺閑適。遊冶熟習，近來已大生，稍覺有幾分道力，為可喜耳。若得至龍湖，聆大教，與死心老同聚首數月，得此大薰習，或更不同也。

○答度門

即欲走玉泉，而雲浦相約一會。生且欲久住玉泉，作消夏計，大約五月二十間便得登拭鏡樓矣。雲浦意思甚好，生意欲以檀資治田，接十方人，俟相見再商之。

○答夏道甫

來詩清新雄豁，甚為兄喜。故知兄大有才情，特懶於拈筆耳。隻如此作去不輟，且熟看唐詩以充之，便可名世矣。高常侍五十始學詩，卒為詩人之冠，今兄方四十六也。況舊已學，特不專耳，肯不倦，則五十時便有集可流布矣。兄之才，豈下某子甲等哉！一事無成兩鬢斑，丈夫之所恥也。知兄相信，故言之切切。

○答王天根

龍灣回，即走玉泉，值風雨大作，幾同叩頭搏頰之阪，苦莫可喻。方至度門，烘衣洗泥，而上價遠至此求孫太史壽文。弟兩年來，以苦思得血疾，誓不作應酬文。今集中俱遊記

耳，更無一首應酬文也。孫太史壽文須用大手筆，弟亦不肯率爾呈醜。且既有此意，兄在郡中何不言之？十日一水，五日一山，始略有致也。遠使來，實不安，但算記構思成章，須四五日之力，恐復發前病，是以壽人而成不壽也。一笑。

◯答沈水部

槩戟泛舟江上，時偶過僧舍飯伊蒲，來使相左。及至，則江幹暮矣。少伯、玄真，生何敢效顰，但不著夷光、樵青，差有道人風味，似較勝之耳。近來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燒，即奉常公亦未能信之也。笑笑。屢分清俸，實所不安，即欲躬謝，知肘柳作祟，恐煩起居，故中止耳，然心鏤甚矣。口占二絕，書粗扇上求教。幸管存之。

◯與段幻然

久不晤言，懷想殊切。伏惟道履日益康泰，忻慰，忻慰。弟輩學問無他病痛，不過是貪世樂之心放不下，受不得苦，總輸兄一耐字耳。若毛道所云「酒肉不礙菩提，淫嗔無妨波若」者，弟深憎之惡之，惟恐其與此等意見人相親近也。拙刻一部，知道人留雙眼為貝葉資，何暇入目，然其中亦有激揚波若者，謹附來求教，幸存之不一。

◯答蔡觀察元履

中道自抱屙後，即走柴紫山中，借冷雲以消煩火，遂未得摳衣戟下，少謝恩紀。忽枉手翰，兼之盛貺，蒙國士之知，存素交之誼，感入五內，非言可宣。及取《爨語》讀之，如入五都之市，遊萬花之穀，彩溢光騰，目眩心悸。自非具雕龍繡虎之才，窮酉室、延閣之秘，安能筆底役萬卷書，行間生五色雲，若斯之巨麗也。年未五十，而三不朽事業已具。遠比公孫僑，近方杜征南，不啻超乘過之。而先生厚自挹損，欲附於粗有藻澤之高常侍，此自若穀之語，非定論矣。

不肖粗知慕古，而盛年蹉跎，大半為舉子業耗卻精神。近歲始發窮達有命，十年讀書之歎，而年已迫望五。去秋奄奄伏枕，惟恐一旦溘先朝露，則過雁一唳，竟從湮滅。不得已取而付之於梓，大都輸寫之致有餘，鍛煉之功不足。都無言外之意，而姑吐其意中之所欲言。庶幾千秋而後，知有袁生而已矣。不肖謬謂垂世之業，亦必置其身於世間毀譽稱譏之外，而後一段精光不可磨滅。而有意於不朽者，其勢且速之朽。故往往衝口信筆，不復刪汰。以為果出雅士之口，即俗亦雅也；果出俗士之口，即雅亦俗也。姑賅而存焉，

聽後之人愛我者留，不愛我者去，以付諸虛心平氣之定論焉。而豈逐逐於今日之觀場逐塊者哉！每以語人，人未能喻。自非先生洪流之量，若大海之控八河，又安所縱不肖之狂言也。篇首數字之衰，直以鈴閣餘暇，一付之怒猊渴驥，足了吾事矣。舌理七重，引領望之。

不肖少而聞道，周旋於李溫陵、陶會稽諸君子間，稍有所契。而慎軒先生，針芥投合，尤以第一理相期。二十餘年以來，屢豁屢疑，至今智不入微，道難勝習。將欲捐此餘生，合並精神，歸之一路，直到纖疑不留之地，庶冥冥中無負良友。即功業文章，等之夢幻泡影，俱有龍勝利刀切泥之戒矣，況其他乎！顧哲人既萎，霧露之益宵如，安得日侍先生函丈，得聆提誨，使卒有所就也。至於舉業文字，久已棄擲，更不知作何語。每拈一題，甫伸紙，頭已涔涔作楚，覺狂花病葉，紛紛從眼中出。又自抱恙以來，一入塵緣，則神思燔熾。惟看山聽泉，百骸皆健，宿纏若脫。恐此生與圭組無分，已於柴紫山中建一蘭若，後枕藍堆，門臨雪瀑，將有終焉之志。而先生猶以入宮西子為期，不知夷光今已素服道裝，在範少伯舟中矣。慎軒先生往來尺牘極多，但每至輒為好事者攘去。今遍覓之親識中，尚得十餘首，並詩數首抄呈。劄中皆生死交情之語，讀之不覺淚數行下。檢笥中得書唐一絕，妙得龍爪遺法，今以奉往。表海先生遷去，羊叔子行矣，奈鄒湛何！外拙刻一部求教。良晤何期，言之惘惘。使旋，肅謝不一。

◯寄黃慎軒長公

令尊大人之於不肖，朋友也，而實兄弟也。其相知相信，相憐相愛，又豈世間兄弟之所敢望耶？自西陵分手，淚下如雨。十餘年間，圖一合並而不可得，乃今遂千秋耶！不肖薄命，頻遭家難，父兄相繼而亡。比聞尊大人訃音，正在衰絰之中。去年方襄家嚴大事，兼之憂鬱之極，疾病相仍，其不從尊大人於地下者幾希耳！至今年始大痊可，訊問之私，闕然已久，不肖實負心人也。時已於當陽玉泉寺治一室，祠兩兄並尊大人其中。高山流水，聊以慰仰止之私。不肖亦老矣，當畢此生安住泉石間，奉二三過去兄弟香火，夢寐神交，足吾願矣。聞訃之後，得詩十首以當哭，久無便羽，今書奉寄，幸讀而焚之。兄生計若何？有幾位令嗣？甚欲聞之。尊大人集已刻出否？如已刻，幸寄一本；如未刻，或以原稿付生，二三月內即可卒業矣。因禪人之便，附字奉候，言與淚俱，不一。

◯賀蘇憲副（代）

恭惟台下道兼修悟，學貫天人。至德旁悰，若玄元之備四氣；靈源普攝，似大海之控八

河。從虛玄以抒經綸，自妙湛而恢作用。豈特吐珠霏玉，作慧業文人；實能植朽噓枯，號愷悌君子。有明有膽，至方至圓。自登車攬轡以來，見請劍埋輪之節。王翁孺出使，全活者萬餘人；張文紀登朝，條陳者十五事。澤同河潤，操比恒高。當激揚之政方新，而枕漱之興偶動。置鐵冠而暫曳蕙帶，舍鷺羽而特赴鷗盟。樂在煙波，跡絕城市。鑿開魚鳥忘情之地，卷盡江湖極目之天。雪舫煙帆，筆床茶灶。桃花竹葉之偈，銀鉤鐵畫之書。墨妙則驚鴻遊龍，禪鋒而吞牛陷虎。伊蒲送日，貝葉銷時。嗅三千灌頂之香，聽十二池心之漏。與世泊若，殆將終焉。而屬者朝思碩人，世急賢者。白波湖上，忽來鵠頭之章；流水聲中，乍傳虎爪之板。五長佐夏，十聯綏周。正人在朝廷則朝廷重，君子居郡國則郡國安。當此紛紜多議之時，正賴實心任事之匠。功名富貴，雖過眼之煙雲；而凋瘵阽危，實切身之膚發。屈伸在世，龍蠖何心。漢室思賢，未許留侯祠黃石；晉庭需德，願留謝公答蒼生。以入廛為出廛，借功業佐道業。高翔遠舉，猶辟支枯寂之風；而興慈運悲，實大士弘通之度。必有遍吉之事行，乃圓曼殊之理知。以移星換鬥機鋒，作旋乾轉坤事業，此非一人之榮，而實世道之幸也。

某辱在甄陶，備於藥物。無《梅花》之賦，可冀大人以吹噓；而有葵藿之心，仰祈世運之亨泰。中懷雀舞，外切魚欣。徒以匏係轅中，未得衣摳戟下。特遣一介，少申賀私。某無任踴躍歡忻之至。

◯答韓求仲

夏長卿來，得手教，恍如麵覿。弟五載再入都門，舊友無一在者。追思仁兄與受之、函伯同聚首極樂寺時光景，便如昨夢矣。弟體中已健，但文機甚槁，恐無得雋之理。明年必乞一廣文，若在吳越間，則會仁兄之期近矣。如此世界，陸沉下僚，以官為隱，亦何不可。我輩祇要有壽，不經世則垂世出世，盡有生活也。揭曉前二日，便中附候，心緒如麻，統容嗣致。

◯答陶孝若

相別久矣。前者過門不入，意兄之忘弟也。今讀來劄，尚未忘弟也。弟伏枕一年有餘，近日始調暢。欲以半年計，酒以一勺計。弟自謂世念漸灰，可以入道也。而兄喃喃滿紙，豈猶以昔我相視耶？豈謬意其必如是，而勉為戒敕耶？弟之事障未除，誠不足道，而學道者必欲盡除事障而後可，則兄何不直入深山，而猶然冠進賢圖升斗耶？猶然不舍周妻何肉耶？若猶然不舍周妻何肉，則皆未具戒也。皆未具戒，則但當苦參密究，而不必拘

拘求之形跡間矣。千里相訊，兄作此語，可謂真切。想此時必棄官，絕妻子，入山林矣。必剃去鬚髮，作老頭陀矣。一佛去世，大可喜也。弟拭目俟之矣。

◯與愚庵

叨得一第，聊了世法，所恨慎軒先生及兩兄皆不及見耳。世外之契，上有吾師，得在京華，常領玄唱，何幸如之。珍品種種，不敢過卻，稍暇當過蘭若，千萬不必至寓，吾輩豈以苛禮相煩耶？幸照。

◯答丘長孺

弟六年困苦，百念俱灰。今者幸得一第，雖卑卑無奇，足了書債矣。今年定然考館，若得濫竽詞林，差可藏拙。但世道急於避嫌，緩於得才，亦未可必耳。若不得此，或有中行之望，可免於縣，即與懶拙之人相應也。

自到京華，聞仁兄久滯遼陽，心甚念之。與酉卿相見即商確，兄雖不言及，然弟輩自當為之計。昨會蕭大茹，云：「要推都司事，須少緩之，以前麵有人也。」酉卿亦云：「近日議論，密於牛毛，稍越次忽致人言，則彼此不便。不若京營參戎為不爭之地，以為後圖，不亦可乎？」此說亦甚是。

一詩一調妙甚，令人思吳越舟中枕藉光景也。《度遼集》極有奇趣，但其中稍有二三率易語，須少汰，乃可入梓。然亦無多也。弟意欲於兄數十年全集內，選其精緊奇古，稍示人以難，而不示人以易者，刻為二冊，以行於世。至妙，至妙！兄即不好名，然弟惟恐兄名之不美也。大嫂處，弟薄有所資。此復若官京師，當續致赤米之俸耳。承寄俸及參，寒官何如此！謝謝。

◯寄王以明居士

一別又半年矣！追思不肖抱病園中，與先生對床共語，忽忽如夢中事也。卑卑一第，聊了書債，若不與館選之列，則八月中可抵家矣，又得領先生麈譚也。京師人可與論學者甚少，此事不拈弄著，恐日就墮落，奈何！

◯與四弟五弟

卑卑一第，聊了書債。若不與館選，七月中即可回矣。中秋之夜，可醉呂仙台也。我望五之年，得此一第，已足結局。意在閑適，不樂仕進，便欲從此掛冠，遍遊天下山水，何往不樂？歌兒尚不可輟教，湖山之間，亦不可無此妝點也。我久住在外，甚得寡欲之效，精神日以強固。百凡仗惟修料理，頗有心力。人便，草草寄字，不一。作此字，正誇官之日也。

◯答陶不退

先儒雲舉業是人生一厄，過了此關，正好理會性命。弟之卑卑一第，誠不足喜，喜過此關，可以專精此一事耳。但京師近日無開口處，止一李夢白，又往山東矣。弟若不得館，即南歸，當一晤尊兄而去。數十年奔波，且往紫蓋、堆藍少住許時，稍得安閑快活，俟明秋八月來候選耳。

舍妹夫龔生有書來，極感尊兄致書當事，為之護持，從此外侮不生，可以高枕而臥矣。先舅即在九原，感且次骨。所雲《卓譚》，楊修齡取去發刻，早晚刻成，當寄一帙。如不刻，俟少暇令人取原本抄來奉覽。蓋此書亦無佳處，總似嚼飯與人也。人旋，草率奉寄，不盡欲吐。

◯答王天根

宿好復得世講，真可忻慰。年來與天根泛舟看花，亦覺有少致。今名網絆人，求如往者之快活，恐不可得矣。弟竟以一表見收，學古未必無益，天根勉之。老當益壯，況未老乎！若不與館選之列，弟一騎即還里中，又得縱譚也。晤裒中先生，幸為致聲。

◯寄度門

不肖幸得一第矣，護法堂桂花先開，可謂靈異矣。字之曰靈桂，而堂曰靈桂可也。雖兩試皆不高，而書債已了，世局可結，想吾師亦為之忻喜耳。若不與館選之列，則秋來必歸，與吾師看山聽泉之期近矣。令孫甚康泰，第後甚得其力，轉覺此番偕來之有益也。不肖無心用世，有意還山，此後欲於玉泉大作功德。山中樹木，囑長老善守為望。方觀政，不及遍寄書。

○答蘇雲浦

吳使來，得手教，並賜之寶帶，謝謝！弟應選推，知力不能任也，惟有改教最穩便相宜，已定計矣。目下閣中雖上館選之疏，尚未得旨。雖往應之，未可必得也。若不可得，則秋中且圖歸，三湖雪濤中又有袁生之跡矣。酷暑中想尊兄維舟柳下，清風徐來，荷香撲鼻，便是三禪天樂，羨之羨之！人便草草，尚容嗣致。

○答周侍御

當今塞上事體，糾纏如不櫛之發，蕭條若無米之炊。此事勢極難之時，正有需於實心任事之人也。惟台颿具用世之偉才，得應變之妙用，昔王翁孺出使，全活者萬餘人，張文紀登朝，條陳者十五事，方之台颿，千古一揆。鎖鑰無虞，煙氛永淨。紓朝廷北顧之憂，貽上穀安堵之福。台颿真社稷臣也。

不肖卑卑一第，聊了書負，尚未具一函奉候戟下，而溫語盛貺，儼然下臨，何以當之。使旋草謝，不盡欲吐。

○答錢受之

弟大對名次最後，當為縣令。縣令於弟不宜，幸有館選一途可以藏拙。然秘書有限，非不競之地，恐亦未可必得也。打疊乞假南歸，徘徊山水間半年，至明歲秋初來選，乞兩京一教職。青氈我家舊物，尤與懶拙之人相宜。大端我輩畢竟是一肚不合時宜，弟入廛數月，已悉知之矣。況世道日下，好以議論相磨戛，即不能效鳥飛魚沉，為長往之計，而庶幾處非仕非隱間，聊以藏身而玩世。四五年間，得列郎署，山資稍足，便脫身歸矣。館職亦自好，祇是借債太多，恐身子不得脫。然受之勸弟俯就之，就之而得固欣然，就之而失亦可喜也。

聞道體日益康泰，忻慰，忻慰。弟近頗知棨嗇之道，而弟婦憐弟邸中寂寥，特遣人送弟素所刮目之一婢來，差足慰懷。幸其人謹願，可代收藏，但不敢令其收烏須藥耳。弟前歲一病幾殆，故取近作壽之於梓，名為《珂雪齋集》。蓋弟有齋名珂雪，取《觀經》「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」意也。近轉覺其冗濫，不欲流通，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，合為一集。時方令人抄寫，完後當寄一帙受之，為我序而傳之可也。日記係另一書，目下亦未可出耳。

詩文之道，昔之論氣格者近於套，今之論性情者近於俚，想受之悟此久矣。古人云：「舉業是人生一厄，過了此關，正好理會性命。」如弟二十年學道，隻落得口滑，畢竟得力處尚少，以此深自悔恨。欲於此後打疊精神，歸並一路，期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乃已。年迫望五，即世間受享，寧有幾時。趁此時了卻，免至出沒生死海中，真大快也。但此事須友朋夾持，安得與受之數數合並，互相策勵耶！漢卿兄來未半月即南還矣，行忙未能為之地，奈何，奈何！因其還，草率寄報，不盡欲言。

◯答李開府夢白

棨戟一臨齊、魯，而甘霖立澍，翁兄真福人也。前生不知作多少如意業，乃能爾耶！考館尚無定期，久候邸中，苦甚，再一月槁矣。真不若由廣文而國學，浮沉郎署間，半仕半隱，十年間取黃蓋金章，即還故隱去也。若翁兄所雲，乃祝也，非詛也。弟不得館，即乞假南歸，當以今冬了匡山之願。明年入京謁選，如濟南可得，真是快事。以開府上賓，來師魯諸生，日飲大明湖上，豈不暢哉，政恐不可得耳。長孺久無耗，眷屬寓此，苦甚。

◯答李百藥

尊大人一至齊、魯，而甘霖立澍，非前生大修行，安得有此福緣也。某刻甚莽莽，大率近代人作事，隻圖外面好看，不顧中間誵訛，往往如此。

《入齊錄》平平寫去，便有無限煙波，楚中又添一不朽人矣，可畏也，可喜也。李園大會詩寄覽，聊見一時聚集之勝耳。唐抑之貧病如昨，何以振之？草草奉復，不盡欲言。

◯答馬遠之

別兄丈後，不多見快人聆快語，殊為怏怏。《珂雪集》殊不愜意，而仁兄若有會者，豈亦痂好耶？近以生平著作，選成數十卷，都為一集。時抄錄已成帙，秋後可附梓人，又得請教也。居此半載，為寫冊書扇者羸之不置，鎮日為人忙。思還故山，有如饑渴。中秘之選，弟亦何敢逃之。但秘書之與朝請，有競不競之分，恐不必得耳。如不得，當取道平原，一晤兄丈，並會開府公，借其力一了泰山之緣未可知也。居衙舍，想著作日富，何時得盡讀耶？尊公救荒之政冠東侯，不久入金台矣。忻慰！

○寄吳觀我太史

癸丑歲，曾有一字附敝鄉周二尹人來，奉謝厚唁，不知已徹覽否？生雖與先生未及麵晤，而神交已久。近讀諸刻，知先生乘理洞徹，直接龍溪、近溪之脈，不勝忻慰。先伯修、中郎，具正知見，而汰煉之功未到，無生之力尚柔。天假之壽，方駸駸其未有涯。如先生者，屏居山中，一意此事，知既入微，道能勝習。人不可以無年，信哉，信哉！

生已了卻舉業之厄，正好留心性命，而孤掌難鳴，悼歎無朋。安得與先生合並一處，淨盡餘疑也。得附令婿年丈籍末，稍悉先生起居，寄一字奉候，有便幸垂法語，以鞭策鈍蒙。草率不一，惟原亮。

○答段二室憲副

旌旄自去郢後，遂不得祗領話言。己酉之秋，先兄中郎自秦中歸里，備知台　清況，令人懷想。不意庚戌秋，中郎竟以微恙，至於不起。逾年老父以哭子過痛，相繼去世。不肖當此苦境，外支門戶，內撫孤孀，中間患難侮辱，所不忍言。憂傷之餘，疾病繼之，幾無生理。至去歲始獲痊可，逐隊入都，叨附賢書。正欲覓一便羽，奉候台端，而溫語盛貺，儼然臨之。台　用情，何其肫至也！讀來教，方知六載山中，頻遭患難，五濁世間，不如意事甚多，全仗無生知見之力，一一消之。於霹靂火中，現清冷雲。台　悟理已深，真不堪洪爐一點雪耳。自入京華，無一故人，過蒲桃社幾欲雪涕，真不啻如華表鶴來也。欲不灰心，其可得耶！

○寄吳表海觀察

台　駐節荊、郢時，郡人沐恩最深。若不肖當家門凋落後，而台台　扶翼之者不遺餘力，且以薄技得蒙賞識。枯木朽株，一經品題，不覺蒸出芝菌，翻為世瑞。台　之功德於寒家父子兄弟者，恩若摩天，不可涯涘矣。計偕道出邯鄲，欲一見顏色，而以玄英見迫，匆匆入都。及得附賢書之末，亦不獲致一字報謝，歉如之何，比聞台　已入秦中，問俗之暇，結撰已多，當與子美秦中諸作並驅，何時一披覽也。

○寄度門

世局初完，得還梓里，差足慰喜，想道顏亦忻然也。懷想之甚，即欲一見，但歸家尚有半月應酬，月杪即當入山，決不勞道駕遠出耳。令孫田事，亦有次第，總在麵時了之。令孫忠實而靈慧，相伴一載，纖毫無過，且有大益。故知度門兒孫未落莫也。草率不次，惟台亮。

◯寄受之

考選事竟成不了之局，弟亦束裝歸矣。即旨下亦不能待也。我輩了卻頭巾債，便為至足，豈可得隴望蜀，如世間人哉！王無功之六合丞，邴曼容之六百石，弟之師也。明年秋，乞兩都一校官不可得，則新安、吳興有佳山水處，可得一也。弟已漸老矣病矣，攬鏡白須不可勝摘；又右臂常痛，夜睡不安。二十餘年，哀魂悸魄，思歸山中少息。恨吾受之相隔數千里外，不得共晤言，消永日耳。退藏是大便宜處，想亦見及此也。因起田歸，草寄字不盡欲吐。

◯寄君御

周山人來，得入晉佳什；及程大參來，又得手教，正慰饑渴。館選一事，竟成不了之局，候考者各星散去。弟已束裝南歸，在此月之廿一二間。總之官職自有定數，非人所能為。庚辰諸公安在，而巍然為魯靈光者，惟翁兄一人而已，固不以彼易此也。分藩無事，正好揮灑。《瀛編》若成，自是天地間一種必不可無之書，弟何幸快睹之。弟已決意冷氈，所居既閑，亦欲有所撰述。明年將從水道入都，晤期未卜，不勝惘然！

◯寄仲暘

弟已束裝南歸，明年將由水道入京，一至西湖，光景覽眺數時，不知此時兄在何處，可得一晤否？弟一片冷氈定矣，非北既南，或可得京兆也。廬阜之居定否？若已定，則聚首之期隻在二三月矣。舉業文字，間一拈弄，無妨學道。古廟香爐光景，勢未必能，何如畢力此番，天下事大未可知。望之，望之！因令叔祖之便，附字奉訊，不盡欲吐。

◯餞茅老師請啟

恭惟道配清寧，才兼文武。澡心比於白雪，遵道擬之朱繩。花滿河陽，雨潤南國。名既顯於威鳳，功尤見於睢鳩。野無滯才，邊有良將。恒屈情伸法，不毀方為圓。世路一任

風波，寸衷可質天日。永同顧弘瑋之達國體，非若江智深之厭下僚。偶思薜蘿，乍離鵷鷺。安石望重，豈宜久居山中；君實意恬，未免暫歸洛下。生等叨列函丈，深荷甄陶。方受朱藍之功，遽違霧露之潤。徒念法乳，莫附仙舟。梧雨楓霜，望行軒以惆悵；醴尊蔬實，借祖道以徘徊。伏惟俯念蟻忱，為之少停鶴蓋，生等不勝瞻仰企望之至。

◯寄不退

弟歸矣。過晉州，晤舍親李素心，備道相念至意，且述尊劄中無忘魏、晉故人之語，不勝感切。二十年間，法門兄弟，或逝或隱，惟老兄與弟在耳。明年又當作令，不知晤期何時，何惜數舍之勞，不一傾瀉乎？故遣小價前來奉聞，弟當從邯鄲入，得役騎接之半途，尤為便也。相見在邇，不多及。

◯與梅長公

看來世間自有一種世外之骨，畢竟與世間應酬不來。弟才入仕途，已覺不堪矣。榮途無涯，年壽有限，弟自謂了卻頭巾債，足矣，足矣！升沉總不問也。年兄年僅四十，即具解組之疏，乃知王微、陶潛，去人不遠。弟若不與館選之列，則八月外可還里中。晴川、大別之間，與年兄期一良晤。至期當以字相聞也。王大可又以製歸，一進賢冠，未易上頭如此，豈非命哉！衡湘先生長公，想文字日益奇矣，念之，念之！

◯與黃取吾

每會田瑞陽年兄，即道尊兄近況，知山中清素之道業已成，為可喜也。梁朝五侯七貴，如沙如塵，惟陶弘景生前受享鬆風，去後受職仙監，相去寧止九牛毛哉！

弟卑卑一第，望五乃得之，自謂了卻頭巾債，足矣，足矣，升沉總不問也。若不與館選之列，則八月中可還里中，當遊於晴川、大別之間，不知可得一良晤否？貴門生周野王往頻相晤，自言為仁兄覓丹砂為藥物資，不意一病遂逝矣。都門友朋，本自寥落，復失此人，可歎，可歎！

◯與無念

陳無異來，得手教，知道體安善為慰。不肖得一第，差了書債，然舊時相知相愛之兄弟

友朋，無一存者，觸目頗增淒涼。秋間若不與秘書之選，則乞差南歸。不知晴川、大別之間，可得一良晤否？王大可回，草率寄候，不盡欲吐。

◯答蹇素業門人

世間諍論，無非宿業，附之一忍，足以了之。以道眼諦觀，不直一笑。兄丈解此久矣，何足掛胸次乎！惟是努力取一第，以慰太保公在天之靈，是所望也。佳作趣致勃勃，太保公有子矣。即欲草一序以揚盛美，值上價行速，姑俟後寄。

承示有入都讀書之意，都門如海，是非不到，耳根清淨。視故鄉為恩怨之藪，日與塵緣相磨戛者，相去遠矣。以兄丈之才，一日千里，住此數年，一第安足論乎！曾與令親喻年丈商之，渠亦以為得策，想必有字勸駕也。

◯寄戴巴縣忠甫

不肖弟往歲蒙蹇太保理庵先生特達之知，百出常情，且以季子宗呂見托，欲生始終陶鑄，使有所成以繼箕裘。不意蹇公即世，生亦落。楚、蜀相遠，莫踐前諾。比聞宗呂頗能自立，克紹家聲，初為之喜。但蘭芽初茁，尚借護持；鳳羽未成，猶慮侵侮。今得在尊兄宇下，是天讚也，萬惟推弟之愛，大加扶植怙冒，使得一心修業，以繼書芬。則不惟此子恩荷摩天，而生亦可藉手以報理庵於地下矣。恃愛瑣瑣，實出不得已之至情，伏惟原亮不一。

◯寄石洋

去歲聞仙蹤欲久住匡廬，前得書始知家居，且喜道履清泰，喜慰，喜慰！家中雖塵緣未易擺落，然種花習靜，閉門即是深山，亦自快人。況有佳兒可教，尤是人生樂事。弟世局粗完，候考秘書，尚未得旨。若不得，九月即南歸矣。明春將取道漢上，遊匡廬、九華，從山東入都，兄幸於桃花開時待我，或同一遊匡山亦妙。至期當相聞也。

弟選應作令，今當改教。年已望五，浮沉郎署間以老足矣，無顯貴人之想也。非仕非隱之間，可以閑卻意根究性命事，便為大樂。弟於杯勺粉黛已無緣矣，非心能了之，力不能也，自不敢作少年調度。仁兄知之者，為我關心耳。前餉茶已領訖。朱卷二冊奉覽，並呈令郎。草率不盡欲言，容嗣致。

○又